



#1

难以复制的英国经验

□白家峰 Bai Jiafeng

The British experience hard to copy

For a long time, the marginalization status of British art and the traditional emotion of British culture have caused an obvious tendency to localization of its culture. However, the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art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是什么构成了英国当代艺术现状的立体的图像？作为一个英国的文化情境中的他者，我们不禁对英国这种统一在艺术委员会领导体制下的多元并存的现象产生了思索。毕竟，长期以来国内的当代艺术领域，在不断开放的心态下所逐渐建立起的，仍然是仅仅多元的艺术标准与价值观念的共存、所努力的，也仅仅是将带有实验色彩的前卫艺术——或者说“当代艺术”，从地下状态经由市场的作用而进行推广。即使是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关于“国际化”与“中国身份”的讨论，也仅仅是局限在艺术领域与民间的文化身份。长期以来，当代艺术领域里的大多

数专业人员，对于“官方”和“体制内”的身份，是敬谢不敏的，而对于英国这种在准政府机构的主导下，以非营利形式为主导的艺术推广与交流活动，以及在英国本土实施的这种貌似没有价值取向与明确倾向的财政资助体制，是长期习惯于国内体制与氛围的我们所难以理解的。这也就是我们会通过艺术家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不是直接的项目合作，来加深中英双方的了解，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们关注于以展览、评奖、活动等事件所构成的英国艺术的事实层面，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国际推广与本土培养的双重扩张，揭示了英国所采取的既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普遍原则，又有着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政策的全面影响。

讨论英国这个命题，不得不请出英格兰各个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个人的大“东家”——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实行非政府运作，但是代表政府辅助艺术发展。它的经费来源于英国文化部、传媒部和体育部，是英国最大的艺术拨款机构。在英国国内，它面向所有英国范围内的艺术团体、机构以及个人，接受资金的申请；在英国境外，它则依托英国使馆体系中的文化教育处展开工作，与所在国相关单位进行合作。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资金完全由政府拨付，如2003—2006年的经费预算超过10亿英镑，其中8.35亿英镑（78.6%）用于一千多个长期资助机构；1.455亿英镑（13.7%）用于单个艺术项目，任何艺术机构或艺术家个人均可申请；其余0.82亿英镑（7.7%）由该委员会自行控制，对某些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机构进行战略性指导，给予资助。其范围，涵盖了英国艺术创作与艺术交流的各个领域。

在我们之前，基于各种不同立场与目的，对于英国的艺术机制的考察不凡几，而限于各自立场的局限，往往以管理者身份出访的考察者，更多地关注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对于市民文化与多元文化（这里主要指多种艺术形式而不是价值观念）的扶持；以艺术家或经营机构身份出访的，则汲汲于艺术委员会的专家管理模式及其对自由的财政资助的关注。事实上，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对于西方的艺术政策理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西方国家在制定文化政策时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所谓的“一臂之距”的原则。所谓保持“一臂之距”（Arm's length），在文化政策上的主要含义是指国家对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模式，这是目前已经被欧洲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对于文化事业的公共财政资助模式之一。2000年成立的“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IFACCA）在2002年5月公布的文件中指出：“成立于1945年的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是全球第一个体现保持一臂之距原则的中介组织。”

英国保持“一臂之距”原则的具体表现是：中央政府部门在其与接受拨款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之间，设置了一级作为中介的非政府的公共机构（non-department public bodies），亦称为“官歌”（Quango，准政府组织），负责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负责文化拨款的具体分配、评估、协



#2



#3

#1 英国北汉普敦歌剧院光影装置

#2 英国HUB艺术馆正在展出的影像作品

#3 英国HUB艺术馆音乐现场



#1



#2

助政府制定并具体实施政策等，其代表就是英国的各级艺术委员会。这类组织往往由艺术方面和文化事业方面的中立专家组成，它虽然接受政府委托，但却独立履行其职能，从而尽可能使文化发展保持自身连续性，避免过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受到各种党派纷争对于拨款政策的不良影响，保证文化经费由那些最有资格的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分配。

这种保持“一臂之距”的文化资助与管理原则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广泛接受。“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的文件指出：“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穷国还是富国，也不论英语国家还是非英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对文化艺术进行资助的准政府国家机构。”这项制度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相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多次，相关国际组织也发展起来。在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中，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瑞典、瑞士等国明确声称采用这一文化管理原则。

发达国家在文化资助上通过中立的准政府管理机构来执行的模式，从整体上来看，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近20年以来日益兴盛的公共管理的一个有机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实体在公共开支和公务员比重方面已经超过了政府部门。

这一理念，尤其是英国的这一艺术委员会制度，从历史渊源上，与英国自大宪章以来的政府制约体制相沿袭，

其核心是资金的支出者与管理者的分离。因而从政府层面而言，可以通过专家管理的模式达到资金利用的合理化，而就委员会而言，作为完全的财政支出，对于非盈利的艺术活动的资助，便可以进一步地摆脱对于政绩、影响等其他非艺术因素的影响。而对于委员会的监督，则主要通过其自身的运作透明化与媒体的监督来完成。因此，其才可能完成一些耗时较长、社会效应并不明显的项目。当然，作为一种在理论上与西方民主社会制度相契合和艺术管理模式，在公开层面的独立性以外，其与当代艺术的国际潮流，也通过一种运作惯例来维持同步，进而从另一种方式来维护这个艺术“圈子”的意志。这从近年来特纳奖获奖作品的“泛政治化”可见一斑。

其次，当我们对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在艺术资助项目上的非倾向性表示关注时，其实也触及了西方文化政策的另一个核心理念，即“分权”制度。“分权”（decentralization）就是解中心化，即权力下放，是指把原本集中于中央政权的管理权力分散到各个行政或自治区域。文化管理的“分权”，目的在于使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特点管理文化、扶持文化和发展文化，提高地方资助文化的积极性。英国是文化管理“分权”观念的倡导者。牛津大学校长莱德克利夫·毛德爵士在他向政府提交的著名报告《支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艺术》中指出：“决策的权力必须广泛地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分权必须是艺术委员会和其他国家机构坚定和持久的国家政策。我们希望地方政府成

为将来文化艺术的长远支持者。”1998至1999财年年度英国政府的公共艺术开支为9.44655亿英镑，占年度公共艺术总支出的42.75%；地方政府的公共艺术开支总和为12.64544亿英镑，占年度总支出的57.25%。

当然，在强调“分权”的同时，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密切合作原则，也始终被看作是有效实现文化政策目标的基本保障。在英国，为实现政策目标，根据中央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年度报告，政府鼓励中央各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欧洲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文化合作。最突出的例子是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与地方艺术管理委员会的合作以及地方艺术管理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分权”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委员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上下级之间的隶属转化为共同合作。因而，当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在英国各地的办事机构，处理各类资金申请，确立赞助项目时，所考虑的不仅仅是项目自身的艺术性，同时也要兼顾项目所在的地区文化背景，以及协作单位的地方利益（当然，这一表述与我们在国内媒体所见的地方保护主义应该注意区别）。那么，当我们为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资助项目的“无倾向性”表示怀疑时，这其实恰恰是兼顾了各方面需求的结果。事实上，对于经由艺术委员会拨款的艺术推广活动，以往往需要借助地方政府的其他外事交流活动的便利同步展开。例如上述的东米德兰地区，其所进行的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的艺术交流项目，便是在整个英国东米德兰地区与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经贸、文化合作的大框架下展开的。

分析英国的文化政策指导下的艺术赞助制度，并不是仅仅着眼于参考英国现有的运行模式，因为英国模式背后的宪章精神与自由资本主义所培养的不干涉主义，都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所不可复制的。而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当我们从一个艺术专业人士的视角入手，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角度分析英国的当代艺术时，在两者不同的观念、主题与目的的背后，所使用的是同一套艺术创作与批评的话语体系。换言之，英国艺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都是在当代艺术的体系内部完成的。两者在本质上可以通约，而在过程中，本身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较长历史传统的英国，却能够较顺畅地处理了民族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在英国，极少听到关于两者的“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点，对于至今仍纠缠于民族主义或者“本土化”情绪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讨论，也许只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For a long time, the marginalization status of British art and the traditional emotion of British culture have caused an obvious tendency to localization of its culture. However, the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art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The British art structure has accomplished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public art sponsorship system led by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so on.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onsoring mode of British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aspect of system. He also analyses the basic concepts in western cultural policies shown in the British art policies by researching the experience of Arts Council England.

The British public art sponsorship system continues the notion of “an arm's length”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Arts Council England. As a result, it ensures art sponsorship to be professional and efficient. And it also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divided power” in the coordination of Arts Council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to guarantee the requirement of art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with antagonistic art requests included in such a system. However, analyze the art sponsorship system guided by British cultural policies, the author is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existing operation system in Britain, for the Charter's spirit behind the British mode and the Non-interference fostered in liberal capitalism are both unable to be copied in the Chinese local environment. What is so different in Chinese situation is the form and extent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terferes in public art and the status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system. And the value of discussing this issue lies in that, when we analyze the British contemporary art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angle of an art professional, a same art creation and criticism system is being used behind thes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emes and purposes.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ritish art ar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art system. They condition each other. In this process, Britain, who has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ong historic traditions, is able to deal smoothly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s and contemporary art. The description of “to be or not to be” of the two can hardly be heard in Britain. Even negative opinions within or beyond the professional field can be digested and absorbed on the British public media platform which is relatively mature. As a result these won't have too much decis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It is a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which is still being entangled in nationalism or the local emotions. In this sense, the British experience hard to copy.

(Some images provided by the Djanogly art gallery at Lakeside arts Nottingham.)

#1 黄金国 装置 休·洛克 (Hew Locke)
#2 艺术现场